

怀念黄明信先生

李恩奉

2017 年 5 月一天，国图民语组组长小全突然给我来电话说：“我组老同志黄明信老先生去世了，享年 99 岁。”我顿感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何也？因我和黄先生忘年之交啊！

我到原善本部民语组是 1988 年，到民语组后第一个结识的就是黄明信先生，望着老先生沧桑的面孔和他那说话得体、博学多才、好客热情、为人低调，心中立时对老先生多了几份敬仰。后来得知黄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期间曾和一大批爱国青年到大后方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求学读书，和我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是同学。在那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黄先生、任先生等年轻人努力读书，立志科学救国，做到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作为一个书生，尽管没有面对面真刀真枪和敌人厮杀，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着自己的爱国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黄先生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不公待遇和不应有的歧视，甚至遭到牢狱之苦，可黄先生总是乐观对待，他始终相信寒冷的冬天过去必将有温暖的春天。以后果然如此。黄先生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再后来，言语也多了，笑话也多了，评论国事也放松了很多，脸上常常挂满了笑容，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工作也来了劲，还撰写了不少论文。记得有几次馆长任继愈先生还特意到民语组找黄明信先生共同探讨西藏佛教方面的问题。此时的黄先生生活很愉快，精神焕发，已是 80 来岁的人，工作中的精神劲头还真不小，任劳任怨，不知疲倦。

1993 年民语组长彭学云跟我说：“黄先生要搬家，跟我一块把黄先生的家具从月坛北街搬到新家舞蹈学院宿舍。”我当然很乐意。可到了月坛北街家后，才知道他家的大部分家具已被他女婿搬完了。我和彭学云只帮黄先生收拾了一些零碎家具和生活用品，搬到了舞蹈学

^① 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院的新家。可就这，黄先生和他老伴千恩万谢，非要留下我们吃饭，我和彭学云推辞再三还是找理由走了。第二天黄先生拿了一本书说：“我老伴知道大老李喜欢画竹子，特意给你准备这本如何画竹子的书。”我连声表示非常感谢。打开书页，那里有黄先生和他老伴题写的墨宝：“赠老李：愿你像竹子一样节节高。黄明信和老伴。”

有了这本画竹子的书，我认真练习起来，几年下来尽管没有多大进步，但我始终用这本书为榜样，认真地不间断地练习着。竹子是禾本科多年生常绿植物。颈木质，中空有节叶，叶似剑鞘，平行脉。竹性坚贞不屈，空心直节，不畏霜雪，具有崇高的品质。竹子和兰菊梅并称为“四君子”。竹子四季常青，绿在深山老林、平原水际，南方北方处处可以生长。仔细一想，竹子的品质和黄先生颇有些相似。黄先生一生受尽磨难，受尽人间之苦，在种种打击之下，仍坚韧不拔，精神让每个读书人敬佩不已。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黄先生像竹子一样平凡而伟大，黄先生以近百岁的高龄穿过法界上了天堂，让每一个活着的曾和先生共事人都深深怀念。我突发奇想，等我百年后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将立即投到黄先生门下，听从他的教诲，永远去做他的学生。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有的人死了，可他永远活在人的心里，有的人活着，可他那恶劣的行为，别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黄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他理解他的所有人心中。

（原载《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